



前冢子头，一个坐落于高密市与胶州市交界处的小村庄。千百年来，在胶河水的滋润之下，村民世代辛勤劳作，繁衍生息。历史的车轮驶入2022年，平静的村子来了一群“不速之客”。他们在空旷的田野里忙忙碌碌，仔细地挖掘着、探寻着——

村民们刚开始并不知道，这些陌生的面孔是山东大学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专业考古人员。更让村民们没有想到的是，在这片盛产小麦、玉米和大白菜的土地下，考古人员发现了史前至汉代各时期遗迹400余处，并首次将高密历史上溯到距今5000年前。其中，岳石文化遗存的发现在胶河流域尚属首次，填补了该区域夏商时期东方土著文化的空白。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袁训新
潘来奎 雒福苗

“无心插柳”的遗址考古 成为“考古中国”重头戏

作为胶东半岛和山东内陆地区的分界线，胶河古称胶水，流域内密布考古遗址，对探讨夏商周时期中原王朝的东扩及其与土著人群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等课题，都具有重要价值。

“我们村距离胶河不到三公里远，村南四百米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土台子，地势明显高于周围地块，村里人都叫‘南台’。后来村民经常从这里取土建房修路，高台渐渐成为平地。”高密市柏城镇前冢子头村党支部书记宋同江说，这块土地是村里的一级地，特产是大白菜，远近闻名。虽然“南台”变矮了，但是近些年村民在这里耕作时，仍然经常能在地里捡到碎陶片一类的物品。

村民眼里的瓦碴片，在考古人员眼里却是“宝贝疙瘩”。为深入研究海岱地区史前至商周时期人类活动面貌，2022年3月，山东大学领衔的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海岱地区夏商西周考古研究”重大项目，将目光锁定在前冢子头村。

在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前冢子头考古队领队高继习看来，这次遗址考古有点“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们今年本来计划发掘胶河西侧的故献遗址，然而从前期工作中得知该遗址文化层埋藏较浅，不大适合本科生田野实习，因此决定将地点改为胶河东侧的前冢子头遗址。两处遗址隔胶河相望，相距仅三公里。前冢子头遗址今年的发掘成果，也确实不负期待，达到了预期的学术目标。”高继习感慨道，前冢子头遗址自身文化堆积的丰富性，将其推上了“考古中国”重头戏的位置，考古人在其中只是起到了“催化剂”的角色。

此言不虚。通过前期勘察，前冢子头遗址初步估计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地表采集遗物非常丰富，前期仅对300平方米面积进行了试发掘，就出土了铜、陶、石、骨、铁等各类文物上千件，较为完整或可修复的文物达400余件。

而从时间跨度看，这次考古发现了距今5000年到2000年的完整文化层，涵盖了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周代、战国、汉代等不同历史时期。其中，年代最早的大汶口文化是分布于黄河下游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约6500年到4500年，延续时间2000年左右，是山东龙山文化的源头。



遗址附近随处可见的古代碎砖断瓦。

盛产庄稼和大白菜的土地下 居然藏着5000年前的文明

高密前冢子头遗址试发掘,收获不少重要成果



遗址考古现场

高密境内第一次正式发掘岳石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聚落

虽然发掘面积仅有300平方米，却打开了一扇通往5000年前历史的大门。前冢子头遗址的发掘，是高密市境内第一次正式发掘岳石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聚落，填补了高密考古史上的很多空白。发掘出土的遗物中，包含陶器、石器、铜器等生产生活用具，以及若干鲍鱼壳、海蛎子壳等海产品，这些出土文物无声地记录着几千年前人们的生活场景。

环壕，在考古学里是一个很有分量的专业术语。它是遗址等级体现，是一个部落的中心，乃至一个古城堡的重要标志。环壕的发现还为遗址内社会结构、文化发展等相关课题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对前冢子头遗址的前期勘探中，考古人员发现该遗址边缘环绕一周填充黑色淤土的低洼地带，推测可能存在古代环壕，于是在遗址北部开了一条南北向探沟，用于寻找和研究聚落环壕。“本次发现的环壕始建于龙山文化中期，且内侧筑有矮垣，初步推测是城墙。如此，则前冢子头很可能存在龙山文化城址，这是迄今胶河流域发现的唯一一座也是最早的古城。”高继习表示，史前环壕与城垣的兴建，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还需要发达的社会分工与组织管理，因此通常被认为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从目前发现看，前冢子头遗址在龙山文化时期在胶河流域聚落群中等级较高。

遗址的发掘或许能为专家们解读大禹封国的传说提供新思路

提起高密，很多人脑海中会浮现出大禹封国的故事。据传，大禹治水成功以后，舜帝对大禹的品德和能力赞赏有加，在一次分封大会上，把大禹出生地东夷的一大片土地分封给大禹。《春秋左传》记载：“禹朝群臣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人们便以大禹的字“高密”来呼其国，逐渐演变为地名，高密之名由此而来。高密为大禹封国的说法，最早能追溯到东汉末年大儒宋衷。唐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贞在其著作《史记索隐》中引宋衷语：“高密，禹所封国。”

然而，这一传说虽是家喻户晓，也有些许文献线索，却缺乏明确的文字证据和考古实证。而今，

前冢子头遗址的发掘，虽不能直接证明大禹封国的存在，但或许能为专家们解读大禹封国的传说提供新思路。

“考古学是实证学科，最看重严谨二字。如果不能发现明确的文字证据，我们很难通过考古手段将‘大禹封国’严格对应到某个具体的遗址上。前冢子头遗址龙山文化古城及岳石文化遗存的发现，可以说明相当于传说中大禹的时代，高密先人们已经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另外，到两汉时期确实存在过高密国，但那是汉朝分封刘姓子弟的诸侯国名称，与大禹封国关系不大。”高继习说。

试发掘期间有几处比较重要发现,下步拟建考古教学实习基地

“总的来说，试发掘期间有几处比较重要的发现。一是该聚落等级较高，二是在胶河流域首次发现岳石文化遗存，填补了该区域夏代东方夷人文化的空白，三是东周时期的建筑台基，说明遗址内存在较重要礼制建筑。另外，发掘区内有西周文化陶片，但未发现珍珠门文化遗存，有助于探讨该区域周文化与土著文化的关系。今年的发掘，对研究遗址的等级、形成过程、内部功能分区等都有重要意义，较好地达到了预期目标。”高继习说，考古队将继续对该遗址实施勘探与发掘，进一步研究遗址的环境结构、聚落布局及功能分区的演变过程等，特别是对遗址内的岳石文化、西周遗存做更多揭露。

前冢子头遗址本年度考古发现，对于构建胶莱

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考古学年代框架具有重要意义。综合来看，该遗址文化内涵丰富，时代连续性强，遗址等级较高，对完善海岱地区夏商西周考古学文化谱系与探讨多元一体文明化进程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为更深入挖掘该遗址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在山东省文旅厅、潍坊市文旅局的大力支持下，高密市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拟在前冢子头遗址附近联合建立山东大学考古教学实习基地，持续加强联系与合作。基地将充分结合各方优势，积极探索产学研融合，打造山东半岛胶河流域集考古研究、学术交流、学生研学、文化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开放性的共享平台。